

新四军



两姐妹：

程桂芬、程兰芬自述

新四军



两姐妹：

程桂芬、程兰芬自述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春林

装帧设计：周涛勇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自述 / 程桂芬，程兰芬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01-013542-7

I. ①新… II. ①程…②程… III. ①程桂芬—生平事迹②程兰芬—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1169 号

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自述

XINSIJUN LIANG JIEMEI ; CHENG GUIFEN CHENG LANFEN ZISHU

程桂芬 程兰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0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3542-7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部分 程桂芬自述

序	葛 子	3
代序	李坚真	5
折磨人的童年		7
要做命运的主宰		14
不愿做亡国奴		16
“锡流”		23
由南昌到铅山		26
在方志敏的家乡		30
小阁楼上宣誓		38
皖南巡视		41
百棵树听陈毅讲课		44
在东南局妇女部		48
一进茅山		55
去东路		62
二进茅山		66
同志的牺牲		71

皖南事变前后	77
回家乡，重逢党组织	83
反“清乡”，撤退到上海	92
苏中行	98
三进茅山	104
历险	114
被捕	121
囚禁黑牢	129
软禁金坛	135
被押常州特工站	143
找党	153
回到母亲的怀抱	159
我们胜利了	167
北撤到山东	172
在华东局调研室	178
到《大众日报》社	182
北渡渤海	192
回山东	199
进城	206
后记	211
附编 囚禁中的十封书信（附二封）	214
致吴宝康（1944年1月30日）	216
致李坚真（1944年2月5日）	219
致吴宝康（1944年2月7日）	224

致吴宝康 (1944 年 3 月 5 日)	226
致吴宝康 (1944 年 3 月 22 日)	228
致吴宝康 (1944 年 3 月 24 日)	229
致吴宝康 (1944 年 4 月 12 日)	232
致 × × × (1944 年 4 月 14 日)	235
致吴宝康 (1944 年 4 月 14 日)	237
致钱震宇 (1944 年 6 月 18 日)	239
附:	
致吴宝康 (1944 年 10 月 16 日)	241
致吴宝康 (1944 年 12 月 20 日)	243

第二部分 程兰芬自述

序	程中原 247
我的童年、少年时代	249
参加“锡青”、“锡流”	252
到铅山	260
在弋阳	263
入党	270
在上饶	274
去景德镇	277
从东南局党校到青阳县委	279
东进，东进！	283
澄西民运工作队	286

在上海的秘密工作	292
担任东路特委特派员潜伏家乡	296
抗战胜利后继续潜伏	305
策反严家桥自卫队武装起义	313
天亮了！	317
后 记	322
编后记	324

第一部分 程桂芬自述



1973年3月程桂芬在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序

菡 子

程桂芬是我六十年来的同学战友。1936年在无锡竞志女校，我们是学生会的一二把手。两个从苏州省立学校因抗日被开除的难友，联合学校的进步同学，在无锡学社的领导下，使学校成了抗日堡垒。抗战开始，我们同学十余人，一起投奔了新四军。她比我高一班，年纪大些，可她总给人亲切纯真的印象，大家始终都叫她小程。

数十年来，我们并不在一起工作，她生大米小米的时候，我们同在山东；在北京，我们会面不多。不管相聚还是分离，我们都亲密无间。在革命生涯中，免不了要经受各种考验，入党、上前线、生死关、婚姻关、整风审干等等。我们不通音讯，但我从不怀疑她会丧失立场、违背真理、放弃原则。我对她的信任是有根据的。入伍之前，我们认真学过《大众哲学》，苏联小说《士敏土》成了我们的生活指南，书中女主角黛莎，倔强的小程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她。在我接受考验的关键时刻，小程就在我的面前，我要与她携手并进，不能成为这支队伍的落伍者。

十年浩劫，大难幸存。我们书信往返络绎不绝，一吐我们心中多年的思虑，中心话题却是想拾起我们同学时的爱好：写点东西。她的文字表现力强，足以描述她丰富的阅历。她做什么都很投入。年过六旬，更觉得时间的紧迫。十年之中，她视力微弱，病痛缠身，正常生活已很困难，可她不顾一切，愚公移山挖掘不止。从她每月寄来蝇头小楷的长信中，文笔优美，叙事翔实，从中也可见她的自传的风采。先寄来一厚册，写的是她的

童年和学校生活。浓郁的乡村风味，激扬的校园生活，使我有如喝了家酿的醇酒；回顾沸腾的学潮，我的心也跳跃起来。后来写战争年代，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共计四厚册一百多万字，我真叹为观止。几次三番地倒下来，爬起来又写，她真是拼命了呵。

她性子直爽，待人真诚，爱憎分明，心中的话无不以一吐为快。这册大书她写到十年大乱为止，事无巨细，历历在目。她的弟弟中原和我，不仅是她忠实的读者，我们跟作者一个心愿：把毕生耕耘的收获，这本《人生不是梦》尽快送到人们手中。小程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渴望出书是她最大的安慰，更是她想留给世人一个是梦而又不是梦的悲壮的现实，一个女兵的战斗历程，供人探索和回味。

我特别看她坚持苏南敌后的生活，时时冒着危险，在犬牙交错的梅花桩中穿梭。有次在田里干活，鬼子进村了，群众指示她快逃，她在田野里遭敌人扫射，跑到河边她跳上小船终于突围。不幸在她以当中学教师为掩护的学校里被捕。经过日寇黑牢两年的磨炼，她更显出是一个铁铮铮的女兵。我为她校这篇惊心动魄的史诗时，读出了中华儿女不屈的灵魂。

回忆录解放前的部分，经过无锡党史工委杜松同志无私的帮助，中国妇女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终于要面世了。这比我自己出书高兴十分。我为小程的身心健康，深深的祝福。以她的心愿来说，请孩子们能接受她珍贵的礼物，代代相传。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早晨

代 序

李 坚 真

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的同志，我记得的有章蕴、邓六金、严永洁、谢志诚、程桂芬、曾之平等。章蕴、邓六金和我年纪大些，被同志们尊称为“新四军三大姐”。

记得 1940 年初，日寇在溧阳、郎溪、广德一带频繁扫荡，使这一地区成为敌、伪、顽、我四股力量同时并存的游击区。妇女部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一地区情况，以利开展妇女工作，派秘书程桂芬到该地区作一次详细的调查。小程冒着生命危险，到该地区紧张地工作了一个多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妇女部提供了大量的具体材料。小程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我们提拔她为东南局妇委委员。

小程是 1943 年下半年在金坛被捕的。被捕后由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经过组织营救，关押一年后于 1944 年年底被释放出狱。对小程我是了解的，她在我身边工作的时间较长，是一个好同志。记得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日本鬼子乘机扫荡茅山地区的新四军。一次，我因有任务要从茅山地区到东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当时旅长是江渭清）旅部，东路特委派小程来接我。到了无锡，只见鬼子在四个城门都设了岗哨，我们一时进不了无锡城。见此情景，她想了一下，把我带到离城不远的的一个同志家里住下，商量进城的办法，最后决定还是化装一下。第二天，我和她到理发店烫了个时髦的发型，我还穿了一件考究的毛料子旗袍。从外表看，我倒像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阔太太，小程则变成了一个颇有几分洋气的小姐。

她还找来了两个当地的女同志作为掩护，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即朱循又名凤娟），梳着披肩发，甜滋滋的面孔，天真活泼，让她走在前面。另一个是徐雪映，她脸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一口漂亮的“锡白”（无锡话），刮辣爽脆，万一盘问，就由她出面周旋。午饭之后，我们打点停当，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进城。我们说说笑笑，旁若无人地向城门走去，检查的敌人见到我们那神态自若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引起疑心，没有多加盘问，就让我们进城了。进了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十八旅旅部和东路特委机关已经从原地转移，不知去向。我们两人在无锡城不敢久留。小程建议先出城到严家桥她家里暂时安顿下来，再寻找十八旅。我向她问了一些情况，觉得很好。当天就坐上小火轮离开了无锡，傍黑到了她家。我就在她家里住下了。

小程家里的人很热情，十分支持她参加革命工作，特别是她妈妈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还帮助我们送信。以后，小程就每天四处寻找十八旅的踪迹。一天，她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已经找到了十八旅的驻地了。在她的陪伴下，我们到了太湖边十八旅旅部，和江渭清同志见了面。随后，我到了上海，她还不时与我联系。被捕后，她在狱中通过地下关系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谈了被捕和在狱中的情况。出狱后，她积极寻找党组织，可以说明她的组织观念是比较强的。在审查中，区党委组织部又向金坛、溧阳县委作了调查了解，证明她被捕后对党是忠诚的。同时，又指出了她的某些缺点，经组织同意，便恢复了她的党籍。

（节选自《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69页）

折磨人的童年

1918年7月1日，我出生在江苏无锡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严家桥。这里地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边界。离我家五里羊尖镇就分属两县，桥西是无锡县，桥东就属于常熟县，向北走十里到顾山，那就是江阴地界了。

我的父亲叫程云路，学徒出身，满师后当了一家布店店员，店主是



古镇严家桥（无锡市羊尖镇严家桥古镇保护开发办公室 浦明星摄于2014年秋）



父亲和小弟。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9月，父亲程云路带着小弟中原进无锡城，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看投降后的日本兵。这是当时父子俩的留影

亲戚。所谓布店也不单卖布匹绸缎，如针头线脑啊，做鞋用的硬衬蒲包啊，姑娘头上插的绒花啊，甚至于农村小孩用的《三字经》、《百家姓》、石板、石笔等都有。后来店主死了，我父亲借了本镇地主程元熙家一千多元钱，盘了这个字号叫“瑞新”的布店。程元熙是个中等地主，他母亲是我母亲的姨母。可就是欠了这一笔钱，本钱、利钱、利钱加利钱，自我有记忆开始，就是还不完的债。

严家桥有东南西北四条街。每条街不过百米左右，西街在河西，都是住家。东南北三条街中间一段称为中市，都是商店。我家这个布店坐落在中市的北头。

店的左隔壁是同德药店，右隔壁是汪泰和南货店，经营山货、土特产。对面两个茶馆，经常坐得满满的，在那里喝茶抽旱烟的一般都是农村来的小地主、富农、中农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坐到落市，拎着一篮菜回去。茶馆隔壁是李恒盛酒店，跟孔乙己喝酒的咸亨酒店相仿。对街是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有两张小桌子，柜台里面有个酒炉子，炉子中间有个铁烟囱，生着火，四周有热水，上面盖一个木圈，有十几个洞。喝热酒的人的酒，都在这圈子热过。酒用一种铅皮做的筒叫“铅筒”盛着，放在炉子里隔水热。柜台上五香蚕豆、咸牛肉、豆腐干之类的下酒菜卖。两个茶馆前面夹一个卖豆腐的小摊，一个茶馆的边上还有爿肉铺，酒店前面上市时有卖鱼虾蔬菜的摊子。春天来了，荠菜、竹笋、金花菜、麦里菜、马兰头一大排，占了小半个路面。卖菜的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早从农村来，

把菜放在鱼筐前面等主顾挑。卖掉后秤斤盐、撩块豆腐、买条肥皂回家。菜篮后面是鱼虾，鲫鱼、鲢鱼、青鱼分开摆在大竹匾里，活蹦乱跳。冬天还有河蚌，夏天有螺蛳，还有一串串的青蛙，一缸缸鳝鱼。旧中国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城镇就是这个模样。我在这里出世，在这里长大。

这是江南市镇的部分情况。实际上随着帝国主义侵入、封建社会崩溃，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经济命脉，都操纵在地主、资本家手里。掌握严家桥命运的是唐家。唐家在无锡城里拥有上千工人的纱厂、丝厂、面粉厂，在严家桥四周有上万亩土地。严家桥南街梢河边上盖了3座大仓厅，养着一批“先生”（雇员）。秋冬为其收租，春天开茧行收购蚕茧，送往城市丝厂缫丝，再运往国外。其次是李家，良田数百亩，在严家桥北街外黄石坝，有一座四进的大房子。每进十多间一排，楼上楼下，漆得红彤彤的，还有后花园。再次是程家了。程姓在严家桥数得清的有二三十家。以程元熙为首的宗族势力很大。出东街有程姓大祠堂。元熙家比不上李家，更比不上唐家，但也有很多土地。至于几十亩地的中小地主都聚居在西街。自然，在江南贫富悬殊，随着土地的两极分化，贫穷要饭的也不乏其人。就在北街黄石坝李家大院附近就住着有名的老叫化子，带着儿子小叫化子，天天上街，以要饭为“职业”。

我的母亲出生在严家桥北面三里多路的胡家巷。13岁到程家做童养媳。她生了十个孩子，活了五个，三女两男。我是活着的第二个女孩，姐姐银娥比我大六岁；妹妹小兰比我小四岁，下面两个弟弟中民、中孚。

生活难，母亲又过分刻苦，日子不好过。“瑞新”既然是爿店，有一个伙计，一个学徒，吃饭总得像个样。我母亲每天忙着做三顿饭，往往一只手抱着中孚弟，一只手炒菜，脚边中民弟抱着她的大腿，哭的哭，闹的闹。我母亲对外人宽厚，常说：“不能亏待伙计，人家一天到晚站着做生意，家又不在这里。亏待人家是作孽的。”因此，吃饭照例是店里吃了家里吃；家里又分先小的再大的，先男的再女的。如果店里剩下几块肉或一个鱼尾巴回来的话，弟弟吃了小兰吃，小兰吃了我吃。到我妈妈那里，不仅剩汤剩水喝完，连汤脚也没有了。她就到碗柜里拿黑乌乌的咸菜，几条

萝卜干，饭里浇点开水稀里哗啦扒几口算完了。

母亲除买菜做饭洗刷之外，一有空还得结鱼网，叫我也帮着结。夜里纺纱经常到深夜。纺车放在大床前“吱噜，吱噜”响着，油灯昏晦。窗外河里常有船摇过，“哗哗”的响着。我打瞌睡但还不愿上床，拿张小板凳坐在她对面。母亲纺啊纺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被抱到了床上。

我小时候，正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岁月。记得有年刚过年，下了大雪，败兵真的要来了。满街的人乱了，老人、孩子、妇女都往农村搬。我父亲带着伙计把布匹账本藏在店后两家分界的隔墙里，店里排门上起来，用铁条做的横门闩住。让店里帮着跑账的康大，先领着我们母女到胡家巷外婆家。最危险的时候，父亲也来了，母亲急得团团转。后来听人说街上住满了败兵，抓丁、打店门。过了几天，败兵退了，回到严家桥。大街上乱糟糟，到处是垃圾。每条排门上都有像脸盆大小的坑，一个挨一个，一条也没漏掉。

程元熙的老婆姓周，陈墅镇上人，是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他们用家里西厢房办了个学校叫“威华”，收十几个小学生。那时我大概五岁。由于我母亲帮他家做过饭，又是亲戚，我也在这个学校里上学。后来，可能是程元熙母亲不愿大门口来十几个小孩吵吵闹闹，程元熙夫人周先生也吃不消这么累，于是威华小学就由东街搬到西街程颂亚家办了。房子也简陋，只是在程家的旧房子隔上一个教室而已。我的印象也只有几个月的工夫，这个学校也停了。

威华夭折后，我进了严家桥小学。我七八岁时，大革命起来了，小学里组织了童子团。老师给我们讲土豪地主压迫农民，农民受苦要斗争的道理。还唱暴动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我们前进，我们团结，我们牺牲，我们暴动，杀尽那国际帝国主义，阶级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唱起来慷慨激越，热血沸腾。

一天晚上，老师组织我们童子团下乡去包围地主家。记得那天月亮很亮，我们几十个小学生由老师带着走好几里路到一个村庄。在一家有大晒